

徐以新——首任驻“山鹰之国”大使

李 樵



徐以新

(1911 ~ 1994)

1950 年 5 月调入外交部。

1954 年 9 月至 1957 年 5 月任驻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大使。1958 年 5 月至 1962 年 2 月任驻挪威王国大使。1962 年 5 月至 1965 年 12 月任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

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局部战争停息了战火。为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中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了 1954 年 4 月—7 月的日内瓦会议。

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莫斯科，在莫斯科了解到阿尔巴尼亚已派出一位副部长斯蒂·纳赛出任驻中国大使，而中国对东欧各国早已于 1950 年便相继派出使节，惟对阿尔巴尼亚的事务由驻匈牙利大使黄镇兼顾，未主动派出大使。周总理从莫斯科给外交部发来电报说：“阿尔巴尼亚已派大使到中国，而你们长时间迟迟不提名。我建议即派徐以新出任驻阿尔巴尼亚首任大使。我了解他，这样不必再经组织部审查。此事应速办。”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此时已抵京，正研究呈递国书事宜。在一次部务会议上，李克农、章汉夫、伍修权几位副部长均在，徐以新列席会议。会上，谈到周总理从莫斯科来电，问徐以新有何意见。这对徐以新来讲，实属突然。此前，伍修权副部长已同他谈话，说驻捷克大使任期已满，拟派徐以新去接任。徐以新巡视东欧五国时到过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捷克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捷克是个较为发达的工农业国家，倚山而建的布拉格市，整洁的街道，幽雅的自然环境，在他头脑中留下颇深印象。而且自伍修权副部长向他透露这一意向后，他已找到一本介绍捷克概况的俄文书在翻阅。但是，在这次部务会议上，宣读总理来电指示，徐以新深深感到，这是总理对自己的信任，不管阿尔巴尼亚是何“穷乡僻壤”，自己理应前往。徐以新当即表示：“总理让我去，我就去。”部务会议决定，徐以新

立即交代工作，争取一个月内赴任。

徐以新回到家，室内空空。夫人陆红在俄文专修学校学俄文，孩子们在八一小学。陆红的俄文这回可以派上用场了！今天是星期三，也许她会回家，是打电话叫她回来，还是就这么等着呢？徐以新一时拿不定主意。她回来，第一句话告诉她什么呢？

徐以新从屋子的一角走向另一角，来回踱步。正当他背过身去往前走，陆红轻轻推门进来。她本想出其不意，可是她赶路回来，呼吸重些，尽管她动作十分轻盈，可怎能瞒得过一个素有修养的参谋主任呢！徐以新不必回头，就知陆红已进家门。

“洪红！总理亲自指定派我到阿尔巴尼亚去！”

“不是说去捷克吗，怎么又改去阿尔巴尼亚了？”

“总理亲自点名，而且要快去。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已经到京了。”

徐以新未向陆红讲，总理批评部领导迟迟不提名派人去阿尔巴尼亚。部党委如何考虑的，徐以新并不清楚，也许的确是考虑阿尔巴尼亚条件差些。但是，总理在紧急情况下能想到自己，信任感、荣誉感激荡在他的心头。

陆红看到徐以新满面春风，听到是总理亲自点名，就已深解此项任命的轻重。

“什么时候去？”

“大体一个月之内吧。党委已经决定今天就交接工作。”

“这么急，怎么来得及安排呢？！”

“不能讨价还价，争取先赴任，其他事以后再说。”

徐以新的老大哥陈赓将军正在京，准备参加军事代表团访苏。

“洪红！你给傅涯打个电话，我们先去看看陈赓，看他们什么时候有空。”

王根英在 1939 年牺牲后，1943 年 2 月，陈赓同傅涯在河北涉县结婚。

陈赓看到徐以新的长子徐新红，笑着对徐以新说：“以新，你当年参加北伐军时，还没有新红高呢！”全客厅里的人都大笑起来。

“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可能有其特点，至今没有听说谁去过那里。既然总理亲自点名叫你，定有他的考虑，你到那里去开辟工作吧！这几年听到表扬多，批评少，就更严格要求自己。听说霍查这个人很有个性。他的国家是打出来的，和东欧几个国家有些不同。你去实地考察吧！”

“我去调了档案，想了解点情况。结果全是《人民日报》刊登的建交公报、节日贺电。除在地图上找到它在巴尔干半岛上外，对其他真是一无所知。这样也好，没有框子，没有先入为主……”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十二指肠胃溃疡，你得认真治一治，不能总是凑合着，走前再去检查检查。那里的医疗条件不知如何，肯定不是个条件特别好的地方。如果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就轮不上你，也无需总理亲自点名了！”

陈赓对徐以新，一如兄长。他头脑中的徐以新，总是

个调皮的大孩子，在他病床前偷偷丢下猎枪远走他乡的情景历历在目。

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通知徐以新和陆红到中南海丰泽园。

自 1945 年日本投降、离开延安后，陆红就再未见过毛泽东主席。转瞬间，将近 10 年了。这次见到主席，陆红显得有些拘谨。

“啊！久未见面的老邻居了。坐，坐！”毛主席还是和当年一样的亲切。

“洪红！你怎么改姓了，叫陆红了？”

“我本来姓陆啊！”陆红又恢复了当年在毛主席面前无所不谈的开朗性格，无拘无束地讲话。

“你现在有几个娃娃？”

“两个，两个儿子，就是在延安生的那两个。”

“好，好。听说你已经学了两年俄文，是未雨绸缪，这次出国工作就方便多了。”

“学得不好，只能说比完全不懂好些。”

“阿尔巴尼亚这个蕞尔小国，处在南斯拉夫、希腊的包围之中，隔亚得里亚海是意大利的‘大皮靴’。这个国家肯定是个多难之邦。对它的过去和现在都不大清楚。据说中世纪被土耳其统治过 500 年，可能是奥斯曼帝国时代吧。近代，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奥匈帝国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的皮靴后跟一踢便过来了。对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历史兴衰都不甚了了。靠你们去后，扎扎实实调查研究一番了。”

“听说阿尔巴尼亚大使已到京了。他呈递国书时，我可向他讨教。”

徐以新、陆红走进毛主席会客室时，董必武同志正同毛主席谈文字改革事。董老要到保加利亚去访问，行前来看望毛主席。董老和徐以新很熟，见面还是叫徐以新“小徐”。

董老告辞，徐以新、陆红跟着一块向主席告别。毛主席一直送到门口，紧紧地握了握徐以新、陆红的手。

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把徐以新、陆红叫到西花厅来做客。

周总理对徐以新这几年在外交部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这次任命徐以新到阿尔巴尼亚的做法，对周总理来讲也是破例。周总理提出任命后，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同意这项任命，也认为徐以新是合适的人选。当年徐以新住在毛主席窑洞的山坡下，主席经常在他的窑洞前走来走去，看到徐以新很用功、踏实，是个默默无闻的实干干部特别是 1952 年他随总理到苏联谈判，主动担任记录，给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呀！那么多千头万绪的事，如果没有个记录，将来何以为凭呢？可见，徐以新是个踏实的有心人。

周总理对徐以新说：“你在司里已经工作几年了，对苏联东欧这片工作心中有数，不久前又去东欧各国转了一趟。到目前来看，东欧各国抓调研还是不够，事务性办案多。你到阿尔巴尼亚去后，使馆人要精，不在多。阿尔巴尼亚

是打出来的，不同于东欧有些国家是苏联红军解放的，一定要抓住这个特点。阿尔巴尼亚的调研工作一定要抓好，你在司里工作已早有体会。如果有条件，安排干部摸摸南斯拉夫以及希腊、土耳其的情况。巴尔干半岛是个很敏感的地区，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曲曲折折，近来有些变化，这些情况你都一清二楚。重点还是搞好同驻在国的友好关系。从国土来讲，阿尔巴尼亚国家比较小，我们对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此去，任务还是艰巨的，把情况及时向国内报告。”

邓大姐同陆红在客厅内一角恳谈。她针对许多女同志不愿意当“夫人”的思想，以自己这么多年来陪同周总理在白区工作的经历现身说法，讲了有的外事工作男同志做不到而女同志却可以做到，不要看轻了这大使夫人的工作。

徐以新调到外交部后，同伍修权副部长同住在和平门内松树胡同，后来又一块搬到三官庙，当时两家共用一个厨师，也就是说，两家在一个锅里吃饭。不久，徐以新搬到台基厂大院内。现在要出国工作，两个孩子在八一小学住校。徐以新、陆红决定，请老友沙可夫和夫人岳慎代为照顾家事。1954年9月，他们便轻装上阵了。

50年代出国工作，一般都是乘火车。过满洲里后，陆红依窗向外眺望，满目茂密的白桦林和一望无边的贝加尔湖。到第三天，她感到有些疲倦了。看到车站站台上兜售食品的农妇，使她想起高尔基《母亲》一书中的描写：“卖热面条啊！”半个世纪过去了，遭受战火蹂躏的苏联，这个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还不如人意。但是，徐以新的感受则大不相同。1928年初，他是坐着烧劈柴的火车前往莫斯科的。而现在，乘坐的是国际列车，是软卧、包间，今非昔比。火车摇了七天八夜，抵达莫斯科。

当时，张闻天同志任驻苏联大使，他刚从日内瓦参加会议回来，工作任务繁重。夫人刘英出面招待徐以新夫妇，问他们能在莫斯科停留几天？要参观什么地方？徐以新表示是过境，他们要赶到使馆。徐以新夫妇参观了一下市容，到列宁墓去瞻仰了列宁、斯大林并列在水晶棺内的遗容。

稍事停留，他们便乘火车从莫斯科经基辅到黑海之滨的敖德萨，在那儿转乘游艇，开始了七天七夜的远航。

游艇在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保加利亚的瓦尔纳靠岸。当时，我国驻罗、保使馆主要在首都活动，在港口只有船代表。徐以新夫妇上岸后并无人照料，他们只是在码头附近散散步，瞭望港口一带概貌。

游艇行驶到土耳其。连接欧、亚两洲的加拉塔大桥蔚为壮观。游艇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晴日，天蓝海也蓝，天水一色，万里无云。当船驶入地中海，巨浪排空，狂澜万卷，游艇成为一叶小舟，任凭波涛拍击。徐以新、陆红都出生在江南水乡，但也耐不住地中海上的颠簸，因为遇到了大汛。徐以新倒是还可以静静地躺在床上，翻看他在莫斯科刚刚买到的一本《阿尔巴尼亚简介》。可陆红已经忍不住呕吐不止，似乎要把肠、胃都倒出似的。每到用餐时，徐以新能挺直身体到餐厅就餐。连苏联船员也

伸出大拇指，赞扬徐以新是“ГЕРОЙ”（英雄）！

从敖德萨经过七天七夜的海上漂泊，终于到达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港。上岸后，结束了从北京到地拉那漫长的旅途。当时，从北京到地拉那，只有这一条通路。

中国大使的到来，受到阿尔巴尼亚领导分外热烈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命令立即安排大使呈递国书，以便于开展活动。

作为苏联东欧司司长的徐以新，多次出席苏联、东欧的使节们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的典礼。而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携带有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国书，向阿尔巴尼亚国家领导人呈递，这是他任驻外使节生涯的第一次。

呈递国书后，徐以新大使开始了拜会活动。接触中，他发现阿尔巴尼亚大部分领导人精通法语，少数人通俄语。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徐大使向国内提出派懂法语的干部速来阿馆工作，同时，从长远着眼，建议派青年学生到阿尔巴尼亚来留学，学习阿尔巴尼亚语。中国第一个学阿文的，是翟世雄。

阿外交部很快安排徐以新大使拜会霍查。

霍查对中国派一位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表示感谢。霍查法文流畅，也能讲俄语。他告诉徐以新大使，他是 1930 年 22 岁时在法国认识了法国共产党人、《人道报》主编波尔·瓦扬·库特里耶，从此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反对阿尔巴尼亚的统治者索古一世。 1941 年 11

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改名为劳动党）成立。1943年9月初，意大利投降。不久，德国法西斯入侵阿尔巴尼亚为抗击德国的侵入，阿尔巴尼亚在拉比诺特建立了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恩维尔·霍查任政治委员。阿尔巴尼亚解放军同德国法西斯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最后解放了全阿尔巴尼亚。那是1944年11月29日。

“我们的口号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因为我们国土四分之三是山地、丘陵，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农业、工业都不尽如人意。大使阁下到我国各地看看，就可以更切实地了解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口号是自力更生，建设阿尔巴尼亚，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得到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真诚的、国际主义的援助。”

徐以新大使感谢霍查在他呈递国书后立即接见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霍查的问候，并表示在任期间一定为中阿友谊的发展努力工作。同时，他也坦率地谈到，中国敬佩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霍查领导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意大利—德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游击战争，解放了全国。但因两国远隔万水千山，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建设情况缺乏了解，愿意在任期间深入了解阿的建设成就。

接着，徐以新大使去拜访了霍查的得力助手穆罕默德·谢胡。谢胡生于1913年，比霍查小5岁。他拿国家奖学金到意大利上军事学校读书。谢胡说：他在意大利那波利学习后，正值西班牙发生内战，他参加了1937年~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加入援助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国际旅。获得卜

尉军衔，并于 1937 年参加了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佛朗哥掌政后，谢胡被俘，在集中营里度过了三年时光。1942 年，他从集中营逃跑，回到祖国，参加了游击队。阿尔巴尼亚全国解放后，他曾到莫斯科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学习过。谢胡的俄语讲得比霍查流利。

徐以新大使表示敬佩谢胡为保卫马德里而战的国际主义精神，赞扬他为解放地拉那同德国法西斯进行了 19 天艰苦卓绝的搏斗，认为他被人民称为英雄是当之无愧的。

陆红是 1952 年调离外贸部到俄专学俄语的。这两年，听过不少首任大使夫人出国工作后的苦与乐、悲与愁和她们的“洋相”，吸取了他人的经验与教训。她的目标很明确：作为大使夫人、使馆领导成员之一，在馆内，积极参加党委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对外，协助大使做好工作，利用“夫人”这一特殊身份，配合大使开展中阿友好活动。

陆红去拜访霍查的夫人奈治米娅·久利妮，她是位老游击队员，曾到意大利学过文学。陆红告诉她，薄伽丘的《十日谈》早已有中译本，不过，不及但丁的《神曲》更为人知。中国有许多人参加革命，就是从看文学作品开始的，从古典文学，到现代、当代文学，特别是俄国十二月党人的作品，到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莫维奇的作品，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是极强烈的。陆红还介绍了当年在延安有座艺术学院，以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命名，徐大使还在这座学院里任过领导工作……

久利妮告诉陆红，她自从 1941 年认识霍查后便投身

命，参加游击队的斗争，放弃了自己的爱好。1944年，他们结婚后便没有分开过。久利妮也想自己独立地做些工作，但是她感到保证霍查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献身于阿尔巴尼亚国家、民族的事业，也是幸福的。全国解放后，她是党中央委员，担任过宣传部长。陆红同久利妮谈得很投机。

谢胡的夫人菲奇雷塔·桑贾克塔拉也是位游击队员，曾在一个突击队里任政治部主任。战后，她出任过地拉那市第二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人民议会副主席，长期兼任阿尔巴尼亚妇联主席。陆红拜访她时，双方有许多共同语言。一个讲抗击意大利、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一个讲述抗日战争中红色根据地里的妇女战斗与生活的状况。菲奇雷塔积极支持陆红开展妇女工作，如搞一些简便可行的工艺美术展，使阿尔巴尼亚人了解中国。陆红被邀请到阿尔巴尼亚妇联，介绍中国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概况。国内寄来电影，陆红便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时举办电影招待会放映《翠岗红旗》、《白毛女》等。阿尔巴尼亚也有一个舞蹈学校规模不大但他们想排演《白毛女》陆红便前去指导。通过这些活动与交往，既宣传了自己，又增进了中阿友谊。菲奇雷塔还陪陆红到阿南方科尔察参观，远眺希腊。陆红工作一直很忙，忙得高兴。

在战争年代，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关系密切。1943年，阿尔巴尼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的有三位南斯拉夫外宾，其中包括波波维奇。在这次会上，恩维尔·霍查当选为总书记。1948年6月，在《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

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中，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苏共及欧洲 9 党开除出兄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阿尔巴尼亚执行情报局决议，同南斯拉夫关系紧张。贝尔格莱德同地拉那之间的国界上，用密密麻麻的铁丝网隔离起来，双方怒目而视，甚至用枪瞄准对方互骂。徐以新大使到阿尔巴尼亚赴任后不久，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松动。1955 年 1 月，中国同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霍查请徐以新大使夫妇到官邸叙谈，霍查的俄语虽不流利，但一般交谈无问题。徐以新大使夫妇到霍查处，一般不带翻译。回馆后，互相回忆所谈情况，报告国内。霍查几乎每月请徐以新大使夫妇交谈，他主要谈两个问题：一、对南斯拉夫的看法；二、苏联对阿尔巴尼亚有援助，也在阿尔巴尼亚设有海军基地。

霍查还请徐以新大使夫妇到他在都拉斯的夏宫。夏宫方圆数公里都是禁区，它被地中海独特的树木环抱着，一般人会认为那里不过是一片茂密的树林。霍查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的复杂的历史关系后，着重谈到阿尔巴尼亚的资源、工农业发展情况，希望中国能给以援助。对于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同阿尔巴尼亚关系上的裂隙表示不满。霍查说米高扬竭力使他相信苏联也很穷，甚至说出“友谊归友谊，贸易归贸易”的话。苏联在阿尔巴尼亚有海军基地，但布尔加宁怀疑阿尔巴尼亚军队成分有问题，等等。

徐以新大使看到的阿尔巴尼亚，的确是个比较贫困的国家。解放 10 年了，只从统计数字上看不出这个国家工农

业生产、农业发展的真实面貌，因为这里的确有个基础问题。全国 3/4 是山地和丘陵，仅西部沿海地区为平原，但见漫山遍野的羊群，人们生活日用品极匮乏，连日常使用的卫生纸都缺少，广大老百姓还是使用代用品。解放前，中国东北农村用高粱秆的穰子，山西农村用土块，代替卫生纸，阿尔巴尼亚至今仍用柔韧的树叶。食糖很少，连水果糖都买不到，200 万人口的吃饭问题仍是个极为现实的问题。

徐以新大使夫妇抵地拉那，初期住在旅馆，后经阿政府积极协助，找到一座房子。本着大方、适用、勤俭办外交的原则，驻阿尔巴尼亚使馆馆邸布置得极朴素。约半年左右，建制齐全，全馆 30 多人团结在以徐以新大使为核心的党委周围。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首次出国工作。50 年代，在阿尔巴尼亚建馆的这批干部，经过风风雨雨，90 年代相逢时，还念念不忘当年徐以新大使夫妇如何培养他们从熟悉到精通本职工作的情况。记得徐大使经常强调：“对外，大家一块唱戏！使馆内，大家是同志，是革命的大家庭。”

徐以新大使着重抓研究工作，行政工作在原则指导后放手让中层干部去负责，发挥群众的作用。

徐以新大使到任后，经过同阿方领导人多次接触和调查研究后，如实向国内报告：阿尔巴尼亚是经过游击战争、打败意大利—德国法西斯而获得解放的国家。国家领导人都是当年抵抗意—德占领军的游击队员。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民族，国家即以民族命名，阿尔巴尼亚民族刚毅勇敢、

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国家领导人大都是在抗敌过程中第一批共产主义者。所以，战后阿尔巴尼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阿尔巴尼亚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苏联对阿有经济、军事援助。但迄今人民的食粮远不能自给，仍是一大难题。

至于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则是错综复杂的。阿尔巴尼亚建党时，即受南斯拉夫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在南斯拉夫国土上打过侵略者。有关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将组织人员作专题调研。

对于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徐以新大使提请国内全盘考虑。

阿尔巴尼亚为什么被称为“山鹰之国”？克鲁雅又为什么被称为“山鹰之巢”呢？

10月里的一天，阳光融融，和风习习，徐以新大使夫妇和部分馆员来到克鲁雅。

克鲁雅位于地拉那以北70多公里，是坐落在半山丛林中的一座古城。一进入古城，迎面便是一尊数米高的斯堪德培巨大铜像。英雄骑着雄壮的战马，头戴王冠，身着铁甲，手执军刀，目光炯炯地凝视着远方，仿佛正策马驰骋在战场上。

古城堡屹立在道路的尽头。只有一条沿山而筑的道路与外界相通，其余三面都是数十米直上直下的陡壁，沟外怪石嶙峋，形成一道天然屏障。

陪同徐以新大使夫妇前来参观的阿外交部官员介绍说：克鲁雅这座古堡约建于公元 12~14 世纪，它是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堪德培诞生和抗击土耳其侵略的地方。

斯堪德培生于 1404 年，出生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正在崛起，并向外扩张，占领了阿尔巴尼亚。斯堪德培是阿尔巴尼亚大公的次子，9 岁时被土耳其苏丹掳去，当了人质。斯堪德培天资聪明，深受苏丹的厚爱，培养他当了 5000 骑兵的首领。斯堪德培身在土耳其，但心怀故国，无时无刻不在伺机返回故土。

机遇终于来了。1443 年，匈牙利军队向土耳其发起猛攻。斯堪德培瞒过苏丹，率领他手下 300 名阿尔巴尼亚骑兵，几经周折，回到祖国，占领了要塞克鲁雅。他亲手把一面红地黑色双头雄鹰的战旗竖立在白色的城堡上，宣布阿尔巴尼亚公国光复。

红地黑色双头雄鹰的旗帜，就是今日阿尔巴尼亚的国旗。阿尔巴尼亚人以斯堪德培为荣。

1954 年 9 月，徐以新大使抵阿尔巴尼亚不久，阿外长什图拉率政府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 周年庆典。这是阿尔巴尼亚第一个访华代表团。什图拉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一个主要的大国，中国参加解决国际重大问题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非常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

毛泽东主席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国家领导人陪

同下，会见了什图拉。什图拉外长赞扬中国获得的成就是对世界和平和进步的极大贡献。

毛泽东主席说：中国的贡献还是太小了。中国就像一头骆驼，骆驼虽大，但是载重还太小，还不如一只老虎。“我们是只骆驼，你们是只老虎。我们过去走得很慢，各方面都不行，学习任务对中国更为重要。我们这只骆驼需要老虎的帮助。”

阿尔巴尼亚外长访华和徐以新大使到任后向国内的报告，使国内很重视阿尔巴尼亚，决定派李先念副总理出访，进一步了解阿尔巴尼亚的情况。

1954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4 日，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参加阿解放 10 周年庆典活动。这是自中阿建交后中国派往阿尔巴尼亚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受到阿党政领导人霍查、谢胡等的亲切接待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李先念副总理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盛赞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和解放 10 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中阿两国虽相距千山万水，但亲密的友谊和一致的目标，已使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距离。”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期间，代表中国政府无偿赠给阿方价值 1000 万卢布的小麦、大米、糖、丝织品、麻绳、锡、瓷釉等物资。李先念副总理还同谢胡部长会议主席签订了给予阿尔巴尼亚贷款的协定：自 195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960 年 12 月 31 日止，中国给予阿长期贷款 5000 万卢布，